

三四十年代中国婚恋小说系列

情书二束

章衣萍



花 城 出 版 社

三四十年代中国婚恋小说系列

情书二集

章衣萍



花 城 出 版 社

粤新登字 05 号

情书二束

章衣萍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番禺市官桥彩色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.75 印张 1 插页 180,000 字

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20,000 册

ISBN 7-5360-2146-1

I. 1845 定价：9.80 元

初 版 自 序

——录末一节

我不是文学家。所以这书出版后，世人对于它的毁誉，我全不计较。像我这样无能而且“地位很低”的人，世间的侮辱欺凌，正如太阳的光热一般，何地不饱受其恩惠。至如意外之誉；我曾对朋友 K 君表示我的意思过：就是眼前有人恭维我为文学家，或者后世竟有荒谬绝伦的人将我扯入什么文学史，那样空虚的无意义的荣华，在我看来，远不如我的亲爱的人的脸上吃得胖些为有趣味！

暮春

衣萍

三版自序

我不知道，究竟何年何月何日把我自己卖到这个古庙里来的。但记得我初来的时节，嘴边的胡子没有现在这么粗，额上的皱纹也没有现在这么深，那时的我确是一个道地的青年罢，虽然并不怎样“翩翩”，我知道。

庙门似海，从那时一卖进来以后，便再也无法走出去了。天地之大，可去的地方自然很多。然而我为什么不去呢！这古庙有什么可以留恋的？——早上，我躺在床上，启目四顾，前面是红墙，后面是红墙，右面是红墙，左面也是红墙罢。灰白色的天，黯淡的窗上，送进一线的微弱的太阳光来；檐前的古树上，老鸦飞来呱呱地叫着。这形形色色，我初进古庙的时节就已经看够听厌了。然而我为什么不舍去呢？有志的朋友，或者要藐视地说：“守株待兔，非丈夫也！”然而我守在这里，不但无“兔”可待，就连猫子，狗子，狐狸之类也百年难遇，有的不过是每天早晨在檐前呱呱地叫着的老鸦罢了。老鸦的声音在我听来虽觉得讨厌，然而它的议论却是很正派，算是危言正论罢，难怪人们一听见就肃然怃然，仿佛大祸之将临。我有什么法子呢？老鸦是在空中飞着的，而我又没有弹子。所以株守古庙的原因，说是“待鸦”，虽三尺童子，恐怕也是决不相信的。

然而我的确倦了，而且厌了。在灯尽人稀，夜深梦醒的时节，偶然也起了阿Q的思想：“女人，女人，女人。”即刻又觉

得自己这思想之不正当，难免为老鸦们所呵责。然而宇宙之大，没有女人的和尚究竟也不多。居古庙而想女人，虽理所不容，亦情所难禁。“女人，女人，女人”，想着，想着，写着，写着，这样所以有《情书一束》的印行。

说《情书一束》是想着女人写的，自然没有什么不对。然而印行《情书一束》的原因，决不是再想引诱什么女人。为什么呢？为名么？我是不好名的，虽然人们决不肯见谅。我的确是不好名的！我自己明白。为利么？——对，这却有点难以否认。现在世界之上，清高的正人君子虽然也很多，然而印行著作不要版税的，大概是绝无仅有的罢。记不清契诃夫（A. P. Tchéhoff）曾对谁说过：“假如我有钱用得舒服，我的小说大概全要飞走了。”真的，假如我有钱用得舒服，我也决不想印行什么劳什子的情书一束了。然而天下之士，尽可放心，我又决不是想学契诃夫，要闹进什么艺术之宫之门，或攀上什么文坛之顶。

所谓文学是什么东西呢？我到如今还不大了然，以后也不会懂得的罢。我所写的东西，便是我自己的胡秦，自从《情书一束》出版以来，有许多报纸杂志上的大大小小以及不太不小的批评家，不惮烦地著文评衡，似乎至今未已。把这些评衡者的态度，包括起来便是如《世界日报》副刊记者所说：“骂的人虽骂得狗血喷头，捧的人却捧得香火供养。”然而有一事却使我十分赧然，无论骂我捧我的人，似乎多在那里佩服我的“大胆”，其实我却是一个十分胆小的人，在《情书一束》里就因为胆小而删去不少。假如我能“大胆”，我也决不会长此拘守古庙听老鸦叫了，这是容易了然的。有几个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，（其中有一个不相识的朋友，信是由北新老板转来的，信末没有署名，他——或者是她——的深刻的同情和真挚的态度，使我

感激得几乎流泪。) 遥遥地写信来, 问我的《牧师的女儿》何时印行。这是一册旧稿, 为什么不印行呢? 最大的原因, 还是因为胆小的缘故罢。然而我还希望鼓起我的勇气, 在明年的春夏间能写就我的《烦恼的春天》付印, 那是一部长篇的作品, 我愿意在这里先登一下广告, 告诉那些无论是谩骂我或者恭维我的人们。

假如有人问我: “你自己以为《情书一束》写得怎样呢?” 我将毫不迟疑地答他: “这是一册坏书!” 然而, 我料不到, 这样一册“坏书”, 竟于两月之中销去三千册。三千册销完了, 再添印一千册, 如今又添印两千册, 一版再版三版。天下之人何以这样爱读这册“坏书”, 实在有点难懂。然而, 这在我个人, 总是十分欢喜的。为什么呢? 书卖得快, 老板的钱也赚得快, 老板的钱赚得快, 我的版税也抽得快, 可以用得较舒服, 可以多买些糖果饼干之类嚼嚼而已。

天冷极了, 听说京城里昨天一天竟冻死了一百多人。我躲在安闲的古庙里, 居然无恙, 还能执笔胡写, 亦可谓如天之福。雪压着的古树上的老鸦又呱呱呱呱地叫起来了, 我不能再写下去, 就此搁笔。

冬天

衣萍于古庙

目 录

情书一束

- 1 桃色的衣裳
- 42 红迹
- 61 第一个恋人
- 71 爱丽
- 80 阿莲
- 92 从你走后
- 97 松萝山下
- 113 你教我怎么办呢

情书二束

- 125 给璐子的信
- 163 痴恋日记
- 239 夜遇
- 243 情书二束跋

桃色的衣裳

我费了许多心力和时间，将菊华和逸敏的残稿整理出来，即以付印。上篇为菊华的信，下篇为逸敏的日记。呜呼，原稿模糊杂乱，不能卒读。经我整理以后，谁还能看得出我的补写的痕迹，与原稿的真面目呢？菊华？逸敏？是耶？非耶？留待后世考据家的考证可耳。

呵，你们忠诚的读者呵，假如你们心中能得着一些婉转凄切的影子，那就是原稿的灵魂吧，望你们珍重！

上 篇

(一)

可爱的朋友：

你果然能够“解脱”了么？你的“解脱”一诗，凄凉而且多情，真是令人一唱三叹，不忍卒读呢！爱情好像撒种，有时种子难免撒在石块上，有时风雨不顺，或者害虫为虐，收成便没有希望了。我从你给我的许多信中，知道你和她恋爱的经过

情形，看出你是一个爱情田中的勤苦农夫。你对于她的深刻的恋爱是可歌可泣的。然而你终于失恋了！爱情是不能买预约券的，了解这层也可自慰些吧！

昨天我正腰痛，小婢珠儿和邻家的姑娘们又围着要我说笑话。我胸中的新愁旧恨正不知如何遣去，所以便和伊们强笑当哭地鬼混了。你的诗便是那时寄来的，我接着你的诗便一个人到房里关起门来诵读。珠儿和几个小姑娘多不住的怨邮差多事呢。

我现在还应该对你说：一个人由得恋而失恋，精神自然要颓唐些，其实失恋的人生，也是有意义而有趣味的。你自己应该怎样珍重自己是不用多说了。我认自己可以作你的精神上的安慰者，别的，我现在不敢说呀！

你爱的朋友 三月九日

(二)

可爱的朋友：

你寄给我的几本书都收到了。我因为久病心情委顿，环境又十分不佳，所以看书的兴趣也渐渐减少了。每天只是和小姑娘们谈几句闲天，或者阅几张小报完事。我的生命一天天的向沉沦方面走去，自己实在无法挽救了。承你的好意屡次函慰我，字字从心坎中出来的忠言，可爱的，我一定努力自拔，——但是如何能够呀！

我爱的朋友！我三夜不曾合眼了，想遍了床头也，望遍了床角也，真不知如何自慰慰人呀！我心境上常有突然而来的欢喜，当我闯入苦境的时候，大约是个飘渺的梦境吧。我心境上常有突然而来的恐怖，当我得到乐境的时候。要说仍然是梦境，

何以恐怖却常在眼前摇曳呢？

我爱的朋友，你永远是我所爱的，我放胆地说了，你相信吗？

你说：“这次的失恋，受的刺激的确太大了。”真的，刺激足以损失人的精神，颓唐人的健康，然而也未始不是一种实际的学问。沉溺在刺激的波浪里的人，遇着风浪过大时，往往自己感到承受不住。实际是领略真实的人生，生命的真意味，只有经过了刺激的最高潮的人，才能体味得到呀！

我想说的话竟像海岸一般的无涯无际的冗长，现在姑且留着，下次再谈吧。我要去睡了，望你到梦中去等着我。

你爱的朋友 三月十一日

(三)

我的好人：

你对我竟要求……可爱的，你真是一个小孩，未免太急切了吧！你应该想想：像我这样一个病人，如何暂时便担得起你的深重的爱，担得起你的珍重的生命呀！几夜不曾安睡的我，不过得到一些甜蜜的安慰的梦吧。你不要笑我。我梦见我又病在床上，可爱的你却坐在我的床边，你的脸庞正同你寄给我的相片一般妩媚。你的呼吸比麝香还要香，你的脸比桃花还要好看，你的手比芍药还要美丽。你仿佛嘻笑顽皮地拥抱着我，要我吃药，我倒在你的怀中，只是撒娇撒痴地不肯吃。你舍了一块糖果放在我的口中，要把药水硬灌下去，我没有法子，便用手呵你的腋下怕痒的地方，你哈哈一笑，将一碗药水完全泼在我的身上，外面妈妈跳进来骂：“闹些什么！”我吃了一惊，也就醒了。我爱的，我醒来望见房内漆黑，窗外三五晓星，在天上闪

烁，外房内妈妈的鼾息声，也隐约可闻。我爱的，这是一个梦中的情景呀，假如是一个实在的情景，我却要害羞，十二分地害羞了！

我因为病久了，所以自己有时也忘记了自己是病人；但这番为了你，我又时时刻刻地挂念着我的病了。我的身上的病不知道何日可愈，但是至爱的，我心中的病，隐在心的深处从来没有告诉过人的病呀，我怎样可以不告诉你？

我要告诉你……但是至爱的，妈妈不久要到我房里来，我只好不写了，你且耐心等着吧。望你为了我而珍重你的身体！

你的好人 三月十五日

(四)

我爱的：

等了这样悠久的日期才真真地看着你的信，我是如何的焦急而且欣慰呀！

你又有一点不舒服，我也因为这样一天一天不接着你的信，正在胡思乱想地猜着呢。你已经痊愈了吗？真的，那么我也可以放心了。

我近来因为两个难解的问题攻着我的心，所以晚上又不时发烧了。我的妈妈也十分忧愁。我爱的，假如我的心中没有可爱的你的希望和梦想呀，我想我早应该离开这麻烦的世界，走入那冷酷的坟墓了！

我爱的，我没有一件事不愿意对你老实说呀。你为了我前信没有同你说明的事十二分着急，我也深深地感谢你的浓情与厚意了。但是我想说的话也正是长江一般的无涯无际地冗长呀，我从什么地方同你说起呢？我的境遇这般恶劣，我不能埋怨上

帝，只有痛恨我自己的运命吧！

这是上前天的晚上，妈妈们都静悄悄地睡熟了，我一个人偷偷地起来，点着灯儿，想把心中的话尽情告诉你，刚提笔写下了“我爱的”三个字，没来由地一阵心酸，眼泪便忍不住的滔滔地滚下来。我便无论如何也写不下去了。那天晚上我发了一晚的烧，直到第二天的午间才好。

我爱的，我是一个有了婚约的人，这件事当使你十分难受吧！有什么法子？生在中国这样的社会，整千整万的女子都为了爷爷或妈妈牺牲了，随便替她嫁一个人，所谓嫁鸡跟鸡，嫁狗跟狗，这本来是中国女子生铁铸成的奴隶命运。这件事，我一想起来便十分心酸，所以从来没有和任何同学或朋友说起过，就是介绍我和你通信的德珍姊也不知道。

我爱的，让我告诉你：那一年，是我十四岁的一年吧，我的爷爷从甘肃回家。我爷爷在甘肃做道尹，那一年夏间歇任回家，就在家中闲居了。我的哥哥是很怕我爷爷的，他平常在家中作威作福，但只要闻见爷爷在门外咳嗽一响，便登时满室肃静，鸦雀无声。爷爷因为在家中无事，所以同几个官场老友，常常抹牌消遣。那时他爱我，实在胜过我的哥哥，他说我比我的哥哥聪明伶俐。我少时便会奉承我的爷爷，有时爷爷同妈妈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吵起嘴来，只要我撒娇撒痴地说笑几句，他们俩儿的怒气便完全消灭了。因为我的哥哥生性顽皮，所以我的爷爷常常叹气，说我不应该是个女孩，假如是个男孩，他也就无挂无虑了。一个秋天的下午，我爷爷正和两个胖子一个老年人抹牌，那老年人名叫王荣，是做过南京道尹的，我们都称他荣伯伯。那天好像是星期，我站在爷爷旁边看抹牌，荣伯伯坐在爷爷的对面，他抹了一抹胡子，将我望了一望，笑着对我的爷爷说：“小姑娘一天一天地大起来了，也应该许人了。”爷爷

也笑着将我的背上拍了一下，说：“丑姑娘，没有人家要呀！”“好说，好说，这样好看的姑娘，倒没有人要吗？我来做个媒，好吃喜酒。”荣伯伯说到这里，我觉得害羞，脸儿一红，一回身便跑到母亲房里去了。

我爱的，这是我的婚约的第一幕的开始。现在想起，真恨那多事的荣伯伯，但自己那时为什么不反抗呢？自然是年纪太轻，而且心中总是怕羞，自己不好开口。后来那老不死的讨厌的荣伯伯的计划终于成功了。一天的晚上，妈妈将我叫到房中，说：“爷爷已经将你许给宁波任家，任家是有名的任百万，同荣伯伯很熟，所以这媒一做就成。”说了，伊只是望着我笑。我红着脸儿站在妈妈面前，真羞得无地可容。妈妈接着又说：“任家的孩子听说长得很好，方脸大耳，很有福气，现在家里请了两个先生教四书五经呢……”我爱的，我那时在乾河沿的女子小学读书，已经染着些一知半解的欧化了。我听说那孩子在家里读四书五经，心中的确有些不舒服了。想不到我的命运还有更大的不幸！是我订了婚约的第二年，一个冬天的晚上，我刚走近妈妈的房门边，仿佛听爷爷和妈妈正在谈论我的婚姻问题，我便悄悄地躲在房外窃听，只听见爷爷说：“小孩子吃鸦片，终不是好事！任亲翁也太糊涂了，不肯拘束他！”……我爱的，我只听见这几句话，心儿已经像尖刀宰割一般个疼痛了，我便不能再听下去。那晚我回到房中，便一个人蒙着被儿哭了一晚。从此我对于人生完全灰色了，身体也渐渐瘦弱，时常生病。妈妈知道我心绪不佳，大概是为了婚姻问题，于是也常常和爷爷拌嘴。爷爷从此待我也没有从前亲近了，看见我仿佛总有点不安似的，据妈妈说，爷爷对于任家的姻事也有点后悔，但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，有什么法子可以解除婚约呢。

我爱的，你想象着吧，我从那年高小毕业，一直进了女子

中学读了三年书，这四年中我的痛苦实在难以言语形容的，身体也一天天地不行了，心头狂跳，晚上难睡，经医生证明我有肺痨病的象征以后，爷爷妈妈也就十分着急。家庭中因为我的疾病和忧愁，也减少了许多平安的颜色了。直到去年的秋天，我爷爷因为七州工场督办的事，来五州就任，我和妈妈偕了同来就居乡间。

我爱的，我一气写到这里，眼泪忍不住滚滚地流下来，湿透了纸面；你细看这纸上无数的泪痕，当知道我心中的无限痛苦吧。多情的你，看着这些话作如何感想？是伤心？是失望？是同情？饱经人世忧患的你，你自己的痛苦也已经够受了，不要再为了我的事而忧坏了你的宝贵的身体吧！

我爱的，我还应该告诉你，这是比较可以欣慰的，因为今年春天任家来了一封信，说是明年要结婚，已经为我的爷爷拒绝了，理由是我近年身体多病。所以我的问题或者还有一线的希望，只要爷爷肯痛快地解决。但是他本是一个官场中人，如何肯干那退婚的丢场面的事情呢！旧家庭的旧礼教真真坑死人呀！

我爱的人呀，世界上除却你以外，我已经找不到旁的希望和安慰了。我现在活着便为你而活着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总希望有和你见面拥抱的一天。你千万不要为我忧愁吧。

我觉得头痛，已经写不下去了。

你的人儿 三月二十一晚

(五)

我最亲爱的人儿：

这两天我只是昏昏沉沉地，已经静不下心来写信了。我爱

的，我从病后到如今，每晚只要喝一口葡萄酒，就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了些。近来为了你，葡萄酒已经没有功效了，睡也不过是睁着眼罢了。

我亲爱的，我只有张开两臂等着你了。假使你，我不能和你见面时，我愿意极痛苦地死了。……或者，我的毅力竟不能坚持到底呵，那么，请你将我抱去，任你怎样去解恨吧！

亲爱的人呀，我每次读你的来信，我真不知道这般发狂的情形，你也想象得到么？你的名字，可爱的你的名字呀，我是不住的唤着吻着，几乎将你信上的名字都吞到我的肚里去了。我每次接到你的信，总是一个人偷偷地走到后园树下去阅读，那古井旁边的一株柏树，已经成为我的爱情证人了。我有时真感动得太利害了，便斜倚着柏树凝想，或者手舞足蹈起来，便竭力把那株柏树乱摇，摇得树上的鸟儿都哑哑地飞去。我爱的，你不要笑你的小妹妹太痴狂了么？

至爱的，你不要着急，我的问题决不会永远不能解决的。你劝我离开家庭，你的好意我也十二分感激呢。可是我是一个最不容易受人帮助的人呀！我想，我一个人晚间静悄悄地想：我最好是能找到一种轻闲的职务，如书记，校对，或者是小学校里的手工刺绣教师，只要有够用的钱，只要有余闲能够读书，只要工作不加重我的疾病，我的心能够安静自由；身体也许能渐渐健康起来吧。几日前，我曾写信给一个朋友，托他在上海的中华商务两书局及南京的小学代为设法。但是，我爱的，如果你能在北京替我找得着适合的职务，自然更好，我们俩永远不会分离，我便终身得着你的帮助了。

我爱的，你应该努力，不要为了我的问题而精神不安呀！你应该努力忍耐着这过去不能相见的日期，假如我能够到北京来，我便永远为你吻着，互相拥抱着了。我爱的，我的好人儿呀！

昨夜，我梦见你到我的家中来，我和你携手立在后园的盛开的牡丹花前，我采了一朵牡丹，插在你的襟上说：“愿你如牡丹一般地芬芳，愿你如牡丹一般地快乐！”

我爱的！我愿你牢牢记着我梦中告诉你的两句话！

你的梦中的人儿 三月二十四晚

(六)

我至亲爱的人儿：

我十分苦闷，在这样茫无捉摸的日子。

昨天下午，我的精神稍微好些，便想到那青青的绿水。我爱的，我自离开那美丽如画的金陵，到这样荒凉寂寞的北方，匆匆几月，似乎还未亲近一条较大的清澈河流呢。恰好昨天天气清明，狂风停止了，太阳也在微笑。我倚着窗儿凝望，似乎有点心醉了。我便要求妈妈伴着我郊外闲游。可怜我的慈爱的妈妈呀，她为了我的病反复不愈，也已经多时不出门了。她知道我喜欢出游，乐得几乎流泪。

小婢珠儿已经替我们雇好骡车，她也伴着我们一同出外了。我平常行走本十分无力，而况这次又在郊外，下了骡车以后，只能缓缓地走着。信步不远，那清澈的河流便已经在我们的眼前了。珠儿扶着我站在河边，我的心中只是凝想：我爱的这时正坐在房中埋头工作呢？也许正在苦闷着，急于要亲近你爱的人儿了？

珠儿本是我所欣爱的小婢，她也是聪明不过的小女孩呢。但我心中的渴望终是不能满足的，我的身旁没有你握着我哪！我望着那清澈一碧的河水，那微波中似乎时时实现着我所渴望的可爱的你的心影。